書　評

女性主義的學術政治與生存策略

張　君　玫*

書　　名：*The Many Dimensions of Chinese Feminism*（《中國女性主義的許多面向》）

主　　編：Ya-chen Chen（陳雅湞）

出版時地：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頁　　數：274 頁

陳雅湞(Ya-chen Chen)的新書《中國女性主義的許多面向》(The Many Dimensions of Chinese Feminism)，對所有想瞭解中國和臺灣兩地女性主義發展的人來說，是很值得一讀的。對於希望提升臺灣學術能見度的人來說，陳雅湞的作品

* 私立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更是充滿勇氣與尊嚴的一步。但這卻也正是她可能遭受批評的地方，她毫不避諱對於臺灣女性主義的偏好，尤其是相較於中國大陸的女性主義理論發展來說，甚至直接強調臺灣女性主義的「優越性」（頁 157），恐怕不免引發批評。[1] 關於臺灣女性主義是否「優越」，這點涉及到價值判斷的問題，我想留待最後回過頭來討論。

這本書基本上有幾個部分，除了導論與結論之外，交錯探討了臺灣和中國兩地在 1990 年代的女性主義學院接受程度，以及兩地的法國女性主義理論發展。作者訪問了五十位兩地的學者，從中瞭解女性主義者或女權主義者在學院中所遇到的困難或挑戰，以及她們所採用的生存策略。此外，她調查了兩地重要的代表性期刊，臺灣的《中外文學》和中國的《文藝理論》，藉此指出兩地對於法國女性主義理論的引介與挪用方式。最後，作者也對美國主流學術圈提出挑戰，質疑他們對「中國女性主義」的理解太過狹隘與單一，並要求更廣更深的理解，尤其必須包括中國大陸以外的觀點，才能夠名符其實。這也是她最根本的論點，引用法國女性主義者依希嘉黑(Luce Irigaray)對女性的說法「這個性別並不是一個」(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指出「這個中國女性主義並不是一個」(This Chinese feminism which is not one.)。

Chinese feminism 這個詞其實很難翻譯，因為「中國女性主義」理所當然會讓人覺得是在說「中國的」女性主義。然而，更廣義來說，Chinese feminism 也可以說是使用中文寫作與思考的女性主義，或是漢語文化圈的女性主義，亦即「中

1 Ming-Bao Yue, http://mclc.osu.edu/rc/pubs/reviews/yue2.htm（2013 年 8 月 31 日檢索）。

文女性主義」。以陳雅湞的用法來說，似乎比較傾向於後者，因爲她所反對的正是西方世界往往以中國大陸的女性主義來代表，甚至簡化成共產黨的女性主義(Communist feminism)，而忽略臺灣、香港，甚至她提到西藏等等其他也是用中文來表達的女性主義思想。然而，我們可以質疑的是，爲什麼這些地方的女性主義者一定要尋求在 Chinese feminism 這個標籤底下保有一席之地呢？爲什麼不是要求西方或英語系的學術界承認並看見有臺灣女性主義、香港女性主義、西藏女性主義呢？抑或此一爭取也是作者經常強調的「生存策略」之一？因爲擠進 Chinese feminism，會比標榜或訴求 Taiwanese feminism、Hong Kong’s feminism、Tibetan feminism 來得更容易生存並受到更多重視？亦即，當作者在商榷 Chinese feminism 的代表性，也是在爭奪這個標籤或符號所擁有的學術資源，而這是無可厚非與活生生的學術政治。

有趣的是，在談到 Chinese feminism 的定義時，作者的立場一方面很強硬，一方面也很鬆散。強硬的是對於學術政治的批判，鬆散的是想涵蓋越廣越好的企圖，包括時間與空間。因此必然強調並非單一(not one)，卻也沒有定論。這種鬆散的定義和她對於歷史時空特定性的強調之間形成微妙的張力。她的態度甚至強硬到表示，若是硬要說 Chinese feminism 是單一的，那簡直就是一種學術上的強暴(rape)（頁 213）。

身爲臺灣人，陳雅湞特別反對美國學術界對於臺灣女性主義的邊緣化。身爲女性主義者，她並不隱晦學術政治的現實面。事實上，她很清楚表明，這本書的意圖正在於商榷英語學術界對於 Chinese feminism 一詞的用法，尤其是其中的「代表性」〔亦即「再現」(representation)〕問題。如上所

述，她特別反對英語學術界在說到 Chinese feminism 時，邊緣化了臺灣、香港、西藏等其他華語寫作或漢人地區的女性主義。此外，她也質疑，一般學者往往太過強調西方傳入東方的單向理論輸送，而忽略東方的創造性。她批判這種一致化、刻板化、單向化的思考方式，認爲這無疑在打造一種「女性主義的東方主義」(feminist Orientalism)（頁 11-15），以及相應的以西方爲尊的「女性主義的西方主義」(feminist Occidentalism)（頁 16-19）。她主張學者應該注意所謂的「雙向之旅」(round-trip)（頁 19），不但應該肯定非西方學者對於西方學術界的「反饋」，也應該看見非西方對於理論的創造性取用與改造。

或許有人會認爲，這種對於理論來回旅行的強調有點太過理想化，甚至太不切實際，因爲這等於是要求英語系的學者必須懂得中文或其他的語言。然而，若是撇開權力分配的現實性，以看見她者世界的理想觀點來說，那又有何不可？就像印度裔美國學者史碧華克(Gayatri Spivak)所訴求的「跨國的讀寫能力」(transnational literacy)，[2] 憑什麼不可以要求美國的學者至少應該具有某種非歐洲語言的外語能力呢？在訴求全球女性主義(global feminism)的呼聲中，這或許是一個相當「合理」的要求？

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陳雅湞採用訪問和調查的方法。她訪問了五十位來自中國與臺灣的學者，藉以呈現兩地女性主義或女權主義學者的處境與努力，尤其是她們在相對保守

[2]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著，張君玫譯，《後殖民理性批判：邁向消失當下的歷史》(*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臺北：群學出版社，2006 [1999]）。

與壓制的社會環境與學院中的「生存策略」（頁 81）。在 1990 年代的中國，這些生存策略包括把 feminism 翻譯成較溫和且容易被接受的「女性主義」，而不再是顯得事事要爭權並可能影響男人既得利益的「女權主義」（頁 113）。[3] 在臺灣，這些生存策略包括，在檯面上不標榜「女性主義」、同志不能出櫃，並以比女性主義溫和的「性別研究」之名來加以推廣。身爲女性主義者，作者從不隱晦學術政治的現實面。此外，她統計了一些重要性別研究、女性主義期刊以及相關文集中的文章篇數，指出來自臺灣和香港的文章嚴重不足，由此顯示美國學術界的 Chinese feminism 代表性不夠。可惜的是，她並沒有對於文章的內容做較爲深入或實質的分析，只從統計數字去加以詮釋，也是容易引起爭議的（頁 195-203）。

總之，陳雅湞主張，Chinese feminism 一詞應該包括各種異質的「講中文」的女性主義，甚至也包括在美國的華裔女性主義。這是她對若干美國學者宣稱要打造「全球女性主義」的基本要求，必須包括各種異質性的對話。她主要的發言對象包括：一、美國的女性主義研究者，希望他們必須承認更多不同使用中文的女性主義者，否則就沒資格談論所謂的全球女性主義；二、美國亞裔與華裔學者，請不要妄稱代表臺灣及其他非中國大陸的中文女性主義；三、亞洲／中國研究、比較文學研究以及女性、性別研究者，不應該再邊緣

---

3 此外，有學者認為，「女性主義」和「女權主義」各有優劣，甚至有主張使用「女權／女性主義」。參見朱曉敏，〈由“Feminism”的中譯引發的思考〉。http://dhost.info/pingke/T_Term-ZhuXiaomin-YouFeminismDeZhongyiYinfaDeSikao.htm（2013 年 8 月 31 日檢索）。

化臺灣女性／性別的研究。她主張，臺灣的女性主義值得受到更多的重視，無論在專書、文集、文選、專書篇章或期刊論文上。

顯然，陳雅湞致力於讓臺灣的女性主義觀點與婦運可以在英語學術圈裡被看見。早在 2009 年編寫的《臺灣的女人：社會文化的觀點》(Women in Taiwan: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s)[4] 一書中，她就已經投入這個工作。事實上，《臺灣的女人》第一章〈臺灣女性主義的奮鬥〉(the Struggles of Taiwanese Feminism)已經著手探討英語系學術界對於臺灣女性主義的相對忽略，並調查了許多重要的英語系期刊，指出相對於中國大陸的女性主義來說，臺灣的女性主義受到了不合理的忽略與邊緣化。這些內容後來也收錄在新書的結論篇章中。

從 2009 年的《臺灣的女人：社會文化的觀點》到 2011 年的《中國女性主義的許多面向》，陳雅湞延續她爲臺灣女性主義發聲的學術工作。耐人尋味的是，她也對於西方學者把臺灣定位在「第三世界」感到不滿，認爲臺灣已經不是「開發中」國家，而是「已開發」區域(2009: 9)。因此，她似乎也從未認同所謂「第三世界女性主義」的標籤。這是否透露某種對於臺灣定位的深層焦慮？然而，拒絕「第三世界」的標籤，必然是一個女性主義進步的姿態嗎？抑或可能在無意中陷入了發展中心的思維陷阱？「第三世界」的女性主義難道就不值得重視嗎？「第三世界」這個標籤的反抗意義是否可以如此被取消？這些都是可以進一步去思考的。

在比較臺灣和中國的女性主義發展時，陳雅湞主張臺灣

---

4 Ya-chen Chen, ed., *Women in Taiwan: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s* (Indianapolis: University of Indianapolis Press, 2009).

的女性主義者「比較先進、成熟、理論化、西化和激進」(more advanced, mature, theoretical, Westernized, and radical)，而且大多有「國外博士學位」（頁 126）。關於臺灣的女性主義是否眞的比中國的女性主義來得更優越或先進，確實是有討論的空間，恐怕也會引起一番唇槍舌戰。比較有趣的是，「先進、成熟、理論化、西化和激進」以及「擁有國外博士學位」（大多是美國）這些詞彙被擺在一起，必然透露了某種價值的預設。我們可以質疑的是，這樣的價值呈現，是否陷入了作者本身所想要批判的「西方主義」？更有趣的是，作者以「臺灣」爲主詞，做了一連串的宣稱，強調臺灣女性主義者的自主性和優越性。她主張，「臺灣」選擇要取用哪些類型的西方女性主義，以及如何加以挪用來重塑臺灣的學術；「臺灣」有權威去拒絕陳腔濫調的理論，選擇有吸引力的理論，並藉此解決臺灣的性別問題；「臺灣」有自己的品味，去適應自己的社會文化背景等等。這種表達方式非常類似於政治上的宣稱，一種宣言，甚至口號。「臺灣」不再是一個地方，而成爲行動與思考的主體，不免給人一種類似國族女性主義的幻影。

整體而言，這本書的內容與意圖都是值得肯定的。一點淺見是，或許作者可以少一點被邊緣化的焦慮，多一點對於中心、發展、先進、西化等價值的女性主義批判，如此她力求臺灣被看見的努力將更具有抵抗中心的意義。